春秋傳禮徵

春秋傳禮徵卷一

古婁朱大韶仲鈞著

隱公

元年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左傳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注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其大都不得過百雉

徵曰雉制無定說毛詩鴻雁傳曰一丈為版五版為堵鄭箋云春秋傳曰五版為堵五堵為雉雉長三丈則版六尺鄭本定十二年公羊傳何注云八尺曰版堵凡四十尺雉二百尺百雉二萬尺凡周十一里三十三步二尺公侯之

制也禮天子千雉蓋受百雉之城十伯七十雉子男五十
雉五經異義曰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五堵
爲雉版廣二尺積高五版爲一丈五堵爲雉雉長四丈古
周禮及左氏傳一丈爲版版廣二尺五版爲堵一堵之牆
長丈高丈三堵爲雉一雉之牆長三丈高一丈以度其長
者用其長以度其高者用其高也諸說不同鄭駁曰古左
氏傳說鄭莊公弟叔段處京城蔡叔云云古之雉制各不
得其詳以左氏說鄭伯之城方五里積千五百步也大都
三國之一則五百步也五百步爲百雉知雉五步五步於
度長三丈則雉長三丈也雉之度量於是定可知矣大都
謹按以三堵爲雉者數合版長一丈其廣則二尺累五版

而高一丈其長亦一丈毛云一丈爲版許云度其長者用其長是橫數也毛云五版爲堵許云度其高者用其高是直數也三堵爲雉故雉長三丈古周禮古左氏說極分明云五堵爲雉者誤詩正義引王愆期公羊注云諸儒皆以雉長三丈堵長一丈疑五當爲三說是也何云堵凡四十尺鄭云雉長三丈則版六尺皆不分直數橫數誤以五版爲橫數也皦異義及匠人注皆云雉長三丈高一丈並以一丈爲版無六尺爲版之說至箋詩乃用公羊義非也匠人營國方九里逸書作雒解乃作大邑成周于土中城方千六百二十丈以三百步爲里計之則千六百二十丈爲地方九里自上以下降殺以兩則公城方七里侯伯方五

里子男方三里與左氏說合而典命職云上公九命其國家宮室車旗衣服禮儀皆以九爲節侯伯七爲節子男五爲節注國家國之所居謂城方也公之城蓋方九里侯伯之城方七里子男之城方五里與匠人不同按大都三國之一其城百雉則侯伯之城當三百雉計五里與匠人合典命以命數爲節特大判言之賈疏以匠人爲異代法非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左氏曰緩且子氏未薨故名賵死不及尸弔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公羊曰仲子者何桓公之母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則諸侯曷爲來賵隱爲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然

則何言爾成公意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穀梁曰
母以子氏仲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賵人之母則
可賵人之妾則不可　二年夫人子氏薨公羊曰夫人者
隱公之母何以不書葬成公意也穀梁曰夫人者隱公之
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公者也　五年九月考仲
子之宮公羊曰桓未君則曷爲祭仲子隱爲桓立故爲桓
祭其母也穀梁曰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
祭於子祭於孫止隱孫而修之非隱也　僖八年秋七月
禘於大廟用致夫人穀梁曰言夫人必以氏姓言夫人而
不以氏姓非夫人也立妾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
不夫人之乎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　文九年

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禭公羊曰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爲不言及成風成風尊也穀梁曰秦人弗夫人也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定十五年秋七月壬申姒氏卒九月辛巳葬定姒左氏曰不稱夫人不赴且不祔葬定姒不稱小君不成喪也公羊曰姒氏者哀未君也穀梁曰妾辭也

徵曰說仲子者三傳不同近儒惠士奇春秋說曰春秋正名之書也母以子貴妾不得體君故於宰咺及秦人之來賵禭也書曰惠公仲子僖公成風母以子氏其名正矣禮賵人之母則可賵人之妾不可穀梁正論雖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大昭謹按穀梁師以仲子爲惠公母律以僖公成

風誠得其實其說則協請義而未協喪服齊衰不杖期章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妾爲女君條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體之別適庶如此至庶子爲君不得以適庶稱與義曰公羊說妾子爲君母得稱夫人故上堂稱妾屈於適下堂稱夫人尊行國家子不得爵父妾子爲君得爵命其母以妾在奉授於尊者有所因緣故也穀梁說僖公以妾母成風爲夫人是子而爵母以妾爲妻非禮也古春秋左氏說成風得立爲夫人母以子貴禮也謹按從公羊左氏說許君義折衷至當所謂適庶者本父而言庶子爲君適母在但得別之爲所生母而已安得云以妾爲

妻庶子不得尊其母為夫人是武王不得追王文王王季文王其義非也喪服緦麻三月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鄭注君卒庶子為母大功此不為後者大夫卒庶子為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為母皆如眾人此因適子卒父命庶子為後者也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此因為後而服緦麻蓋天子諸侯大夫承社稷宗廟之重故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齊衰期章父在為母條傳曰何以期屈也至尊在不敢服其私尊也記曰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縓緣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蓋夫為妻期故子亦從而期諸侯絕旁期於妻無服故公子於五服之外權為此制所以不奪其恩也凡此皆因父之尊而屈其

私尊厭於父不間厭於母故父卒無論適母所生母皆得申晉范宣答問曰適母雖貴然厭降之制母所不及婦人無專制之事豈得引父為比屈降支子按范說是也母不厭子故疏衰三年章父卒則為母條下即列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二條夫慈母亦妾母也因父命為母子尚為之疏衰三年豈有生我之恩反不三年乎喪服緦麻章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疏曰向來經傳所云者據大夫士之庶子承後法若天子諸侯庶子承後為其母所服云何按曾子問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注庶子為其母無服按服問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僕驂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注妾先君所不服也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緦言惟君所服申君也春秋之義有以小君服之者時若小君在則益不可據彼二文而言曾子問所云據小君在則練冠五服外服問所云據小君歿後其庶子得申故注云申君按母無厭子之禮賈分適母之存歿非也昭十一年葬我小君齊歸左傳曰有三年之喪

而無一日之戚議其不哀不議其三年是爲所生母與適
母同知經云父卒則爲母母字兼生母與適母言矣庶子
爲君得爲所生母三年是成其母爲夫人故敬嬴齊歸定
姒襄公夫人皆書夫人書小君不稱者惟哀母定姒據禮踰年
始稱君定姒卒在定年之末哀未成君不得遽尊爲夫人
故書卒書葬而略其稱知母在子年無論適庶俱稱夫人
天王之賵仲子也以惠公爲君而賵之也仲子卒在春秋前年月無攷
文四年夫人風氏薨六年春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三月葬
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禮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
者三年成風文公生祖母服疏衰三年公必以祖母之喪
赴於天王故王使含賵使會葬安得謂賵人之妾又安得

謂夫人卒葬之我可以不卒葬之乎禮邦君之妻稱諸異邦曰寡小君邦人稱之曰君夫人異邦人稱之亦曰君夫人秦人之歸襚也必稱夫人然而書法有所不得施禮無二適書來歸夫人成風之襚其如哀姜何婦人三從夫死從子但書成風不知爲何君之母故書曰僖公成風以母繫子此即母以子貴之義安得謂外之葬夫人襄四年定姒薨不殯於廟無櫬不虞匠慶謂季文子曰子爲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定姒襄生母也稱曰小君是定姒生時固已正其名曰夫人矣季氏不君君更何有於幼君之母故曰穀梁說於義未協也至公羊謂隱以桓母之喪告於諸侯按僖二十二年傳何注曰凡母在子年

無適庶皆繫子不在子年適母繫夫庶母繫子此春秋達例也哀二十三年左傳宋景曹卒曹者邾女爲宋景公夫人景公卒當繫元公元公生存未謚故繫於景景曰景曹桓旣未君赴辭宜何稱不得曰寡君之母又詎得曰寡君弟之母惠旣薨繫妾於夫曰惠公仲子是自亂其例春秋書及者所以殊尊卑成風尊不可言及則仲子微正當書及以殊於惠公何以不書及前後傳自相違戾又以子氏爲隱母按元年傳曰仲子何以不稱夫人桓未君也桓未君不稱夫人子氏得稱夫人是隱已正其母爲夫人矣旣正其母爲夫人何以不書葬進退無據然則子氏薨何以書隱夫人也隱旣稱公則當書夫人薨不殯於廟不赴於諸侯不祔於皇姑則不書葬亦穀梁說得其實左氏以春秋兩

書仲子一書子氏爲一人故先經發傳曰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公薨禮諸侯一取九女以姪娣從夫人卒貴妾攝女君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以聲子繼室可也再取仲子爲夫人非禮也子氏卒在二年歸賵在元年乃創爲豫凶事之說末世郎未盡合禮以送死之物豫及生人雖誖亂不至此左氏不郎人情矣

蔡氏惠田五禮通攷曰穀梁傳於子祭於孫止此郎喪服小記不世祭之義蓋適子指父妾之無子者言非指有子而又爲君者言穀梁誤引耳大韶謹按雜記曰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此郎

妾母不世祭之義喪服疏衰三年章慈母如母傳曰妾之無子者妾之子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父命爲母子則生養之始喪之祭之於孫則止孫謂妾子之子此即妾母不世祭之義止非絕不祭也禮妾祔於妾祖姑止則仍同食於妾祖姑而已與庶子爲君全不相涉禮無二適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先君故別爲之築宮以祭東晉武帝詔追崇鄭太妃禮官議曰春秋之義母以子貴故仲子成風咸稱夫人經云考仲子之宮明不配食且漢文昭二后並繫子號宜遠準春秋考宮之義近撫二漢不配之典尊號既正宜改築新廟顯崇尊稱則罔極之情申別建

寢廟則嚴禰之道著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三
義以允按禮官議是也漢韋元成等議毀郡國廟曰古者
制禮別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死則薦於寢
身歿而已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如故云身歿而已
即不世祭也曰孝文太后孝昭太后以母繫子猶是惠公
仲子僖公成風之例云寢祠園如故是不毀也庶子爲君
安得援慈母妾母之例漆氏正之其識卓矣至謂適子爲
父妾之無子者則又不然禮妾無子不立後同食於妾祖
姑公子於庶母無服豈有適子受父之重而祭父妾之無
子者乎小記正義曰妾母謂妾子自爲其母何嘗言適子
至公羊說隱爲桓祭其母按雜記曰婦祔於其夫所祔之

妣注夫所祔之妣於婦則祖姑隱爲桓立正仲子爲夫人則當祔於皇姑其祭也當配食於惠公豈有別爲築宮之禮其失固不待辯而自明

左傳正義曰周禮小宰中大夫二人宰夫下大夫四人宰夫職曰凡邦之弔事掌其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既掌弔事或即充使此蓋宰夫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正義曰傳云父在故書名則於法當書字但中下大夫皆書字故注直言王官之宰不指小宰宰夫顧氏棟高大事表曰王人見於經者惟宰書名正義引穀梁傳天子之宰通乎四海其意謂宰者六官之長官名通乎四海者謂大宰耳其廚不應得通而宰咺渠糾必非長官而亦稱宰者自

宰夫以上皆得通也

徵曰冢宰之屬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襄二十六年左傳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宰旅即下士春秋凡王之下士書王人中士繫名上士加字宰咺宰渠伯糾皆宰官之屬非宰夫也渠氏糾名伯糾名且字辨見本條

公羊曰賵者何喪事有賵賵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車馬曰賵貨財曰賻衣服曰襚注以馬者士不備四也禮既夕公賵元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禮大夫以上至天子皆乘四馬所以通四方也天子馬曰龍高七尺以上諸侯曰馬高六尺以上卿大夫曰駒高五尺

以上束帛謂元三纁二元三法天纁二法地因取足以供
事穀梁曰乘馬曰賵衣服曰襚貝玉曰含錢財曰賻
徵曰異義曰易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
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謹按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諸侯
與卿同駕四大夫駕三士駕二庶人駕一與易春秋同鄭
駮曰周禮校人掌王馬之政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
師四圉四馬爲乘此一圉者養一馬而一師監之也尚書
顧命諸侯入應門皆布乘黃朱言獻四黃馬朱鬣也易經
時乘六龍者謂陰陽六爻上下耳豈故爲禮制王度記云
今天子駕六者自是漢法與古異大夫駕三於經無以言
之謹按覲禮侯氏以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降以左驂出

注騑馬曰驂是驂卽騑也鄭詩明言兩驂雁行說文以驂字從參故云駕三馬亦古有其說耳自當從鄭駁毛詩干旄正義曰馬以引重左右當鈞一轅車以兩馬爲服旁以一馬驂之則偏而不調非人情也按孔申鄭義是也詩云素絲五之素絲六之但言執轡如組可以五可以六耳非以爲制度也左傳哀十七年兩牡衷甸二十七年設乘車兩馬書大傳命民得飾乘車駢馬此駕二也詩皆言乘是駕四也又昭六年左傳楚公子棄疾見鄭伯以其乘馬八匹見子皮以馬六匹見子產以馬四匹見子大叔以馬二匹此降殺以兩之法覲禮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見天子以十馬則見諸侯用八馬非以駕車也采菽詩云載驂載駟

蓋自其服外兩驂而言則曰驂幷兩服則爲驪非以驂爲三馬如說文說也古椉車兵車田車皆一輈兩服夾之惟牛車雙轅言庶人駕一亦非法士喪下篇注兩馬古制也與何同列子湯問篇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荀子修身篇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此見於諸子者經典無之固雜記諸侯相襚以後路又曰上介賵椉黃大路於中庭是賵亦用車士喪下篇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

二年九月紀裂繻來逆女公羊曰紀履繻者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無母也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徵曰士昏禮記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没己躬命之支子則

稱其宗弟稱其兄鄭注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是母命得通也宗子不統於旁尊白虎通曰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取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故自定之也左傳正義曰宋公不稱父兄者諸侯臣其父兄也祭統載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此親命之辭也禮無稱師友者惟說苑修文篇大夫士庶人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執不珍之屦不珍之束脩敬禮某氏貞女劉蓋本公羊說

左氏曰卿爲君逆也公羊曰譏不親迎也注禮所以必親迎者示男先女也於廟者告本也夏后氏逆於庭殷人逆於堂周人逆於戶穀梁曰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

桓八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左氏曰禮也注天子取於諸侯使同姓諸侯爲之主祭公來受命於魯故曰禮公羊曰大夫無遂事此其言遂何成使乎我也其成使乎我柰何使我爲媒可則因用是往矣注昏禮成於五先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然後親迎時王者使祭公來使魯爲媒可則因用魯使往迎之不復成禮疾王者不重妃匹逆天下母若逆婢妾然將謂天下何哉故譏之穀梁曰其不言使焉何也不正以宗廟之大事即謀乎我故弗與使也遂繼事之辭也其曰逆王后故略之也或曰天子無外王命之則成矣　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左氏曰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行非禮也公羊曰劉夏者何天

子之大夫也注禮逆王后當使三公故貶去大夫明非禮也穀梁曰過我故志之也

微曰異義曰公羊說自天子至庶人取皆當親迎所以重昏禮也禮戴說天子親迎左氏說王者至尊無敵體之義故不親迎使上卿迎之諸侯有故若疾病則使上大夫迎之上卿臨之謹按高祖時皇太子納妃叔孫通制禮以為天子無親迎從左氏義也鄭駁曰大姒之家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親迎於渭濱卽天子親迎之明文也天子雖至尊其於后猶夫婦也夫婦配合禮同一體所謂無敵豈施於此哉范注桓傳引之是何鄭范三說同與左氏許君異而徐疏公羊襄傳曰禮逆王后當使三公郎知何意以

爲不親迎與桓八年注昏禮成於五然後親迎者欲道士昏親迎之前仍有此五禮於將王者不行不謂天子親迎也而異義引公羊說天子親迎彼是章句家說非何意也徐以何兩注相歧故調停其說按士昏禮記有若不親迎一說近儒萬斯大曰親迎必有所受命宗子上承宗廟之重諸父旁尊不得加之命無所受故已命人迎而不親往先儒知有父母主昏之常禮不知有宗子自主之變禮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豈有當與大昏誰按萬說是已而未盡也昏義曰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於父母也禮遣女必於禰廟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也所以壻拜而主人不答拜

者亦以先祖之遺體予人不敢當其盛禮也壻所以必再拜者重以父母之命來迎也以天子而親迎於侯氏廟禮將何施記云若不親迎與士冠若不醮少牢若不賓尸例同禮固有親迎不親迎兩法在士且然謂天子諸侯必當親迎非禮意也左氏與禮合正義曰文王迎大姒身爲世子未可據此以爲天子禮也按紀年成王三十三年命王世子釗如房迎女是世子乃親迎耳叔孫於禮合天子逆后先正其名曰王后命出而分定也故書曰祭公來遂迎王后于紀歸而後舉其所生之女稱故書曰紀季姜歸于京師若書逆季姜是與諸侯逆女等若書王后歸于京師失婦人歸宗之義上書王后下書紀季姜尊尊親親之

茲備矣天子嫁女不書逆者書築王姬之館明諸侯不得與天子爲禮也歸而後舉其所適之國配曰歸于某明王姬雖貴不以貴厭夫也與後世尙主之禮别矣

三年夏四月辛卯君氏卒左氏曰君氏卒聲子也不赴于諸侯不反哭于寢不祔于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不書姓爲公故曰君氏公羊曰尹氏者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尹氏譏世卿世卿非禮也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天王崩諸侯之主也穀梁曰外大夫不卒此何以卒之也於天子之崩爲魯主故隱而卒之

宣十年齊崔氏出奔衞左氏曰書崔氏非其罪也且告以族不以名公羊曰譏世卿穀梁曰氏者舉族而出之之辭也何氏廢疾曰即若稱氏

爲舉族而出尹氏卒寧可復爲舉族死乎

微曰說尹氏者三傳異義如左說隱爲桓立不正其母爲夫人則不書夫人如姒氏卒之例可也禮婦人繫姓僖元年十有二月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公羊曰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與弒公也按上書秋七月夫人姜氏薨于夷則書夫人氏不嫌其不爲姜氏此但言君氏無此例氏者夫人之氏也爲公故書曰君氏則君指隱當書君母不當言君氏稱夫人氏可也稱君氏不可通或說鄘詩毛傳曰君國小君正義曰夫人對君稱小君以夫妻一體言之亦得曰君襄九年傳筮穆姜曰君其出乎是也按臣子對答之辭可稱女君曰君史官紀事不得但書曰君春秋曰夫人某

氏薨曰葬我小君某無不繫以姓但書小君後世何知此君爲某公夫人於其葬也始稱小君名稱亦不同且以爲小君則當書薨不當書卒左氏說不可從公穀作尹氏是也尹與君形聲俱相近尹氏之爲君氏猶尹鐸之爲君澤晉語作尹鐸趙策作君澤尹壽之爲君壽荀子大略篇作君壽古今人表作尹壽書尹氏卒與書王子虎劉卷卒同外大夫卒赴則書范武子曰記卒記葬錄魯恩義之所及若存歿隔絕情禮不交則卒葬無文或有書卒不書葬蓋外雖赴卒而內不會葬無其事則闕其文史策之常也此說郅允如尹氏於天王之喪爲魯主故卒之按天王之薨我有往者則書不往則不書故春秋書天王薨惟桓襄匡簡景五王耳經不書平王則魯

卿無會葬者焉得有尹氏主會之事若會賓會葬秋何以書武氏子來求賻公穀說亦不可從

王制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謂天子之大夫得世祿不世爵諸侯之大夫并不得世祿不世爵即不世卿此記禮者用公羊說也按左傳載范宣子之言曰昔匄之祖自虞以上爲陶唐氏在夏爲御龍氏在商爲豕韋氏在周爲唐杜氏今主夏盟爲范氏穆叔曰是之謂世祿世其祿即世其爵未有無爵而空受封邑者封建之世諸侯世國大夫世爵衆仲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氏（作諡者誤辨見左傳）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古者開國承家然後有氏姓

堯典平章百姓某氏傳曰百姓百官是也蓋錫之姓以立宗使收族以爲宗主此宗法所由立也請以禮經證之喪服斬衰章父爲長子條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爲人後者條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齊衰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條傳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注下猶近也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

大宗道謂社稷宗廟之重諸侯受於天子大夫受於諸侯父傳子曰傳重子受父則曰受重禮運記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又曰君死社稷謂之義大夫死宗廟謂之變鄭讀變爲辨辨正也是也變與辨古字通用文言由辨之不早辨也荀爽本作變孟子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丁公著本作變國君守土故死社稷謂之義大夫守先祀故死宗廟謂之正孝經卿大夫章然後能守其宗廟此宗廟自指大夫鄭注大夫雖皆宗廟非也大夫守宗廟與諸侯守社稷皆爲世傳之重無子則絕故必爲之立後國君盡臣其諸父昆弟故繼統者不論世次大夫不得臣其本宗故以族之支子爲後若不世爵無重可傳亦無重可受一也喪

服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即位君服斯服矣繩屨者繩菲也注室老家相士邑宰也君嗣君也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疏室老士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有地者衆臣杖不以即位欲見公卿大夫或有地或無地衆臣爲之皆有杖但無地者其君卑衆臣皆得以杖與嗣君同即阼階下朝夕哭位若有地者其君尊衆臣雖杖不得與嗣君同位下君故也大昭謂公卿大夫室老者公卿大夫之室老也士貴臣者士之貴臣也非謂士爲邑宰而以室老士二者爲卿大夫之貴臣也士貴臣即緦麻章之貴臣按經曰士爲庶母貴臣貴妾

乳母此四等人俱蒙上士爲孫文本敖繼公說傳於貴臣貴妾

曰何以緦也以其貴也下曲禮曰士不名家相長妾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緦是也鄭謂士無臣故以室老連士爲卿大夫之貴臣於貴臣注曰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按大夫絕緦其服緦者必本服小功降乃爲之緦也若本服緦降一等無服則貴臣貴妾謂士爲貴臣貴妾服經義甚明此言公卿大夫之室老士之貴臣爲其君服故傳解之曰君謂有地者也有采地者其臣謂之君言室老言貴臣所以別於衆臣也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則室老貴臣爲其君絞帶菅屨矣言衆臣杖不以即位則室老貴臣以杖即位矣君服斯服此君謂卿大夫士之嗣子也天子元士三命諸侯

一命大夫之子爲大夫故喪服經每以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連言若不世爵何得稱嗣子爲君何得臣其室老貴臣又何得例大夫於公二也大功章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條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援此五等服皆在大功章爲士服故降一等尊同則服其本親之服大夫與諸侯同若不世爵大夫之子何得降其本親一等三也大功章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大傳曰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又曰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百世

不遷者也謂之別子郎自卑別於尊之義也自從也別子之所自出別子之父也天子之別子封爲國君奉其父爲所出王諸侯之別子爵爲卿大夫奉其父爲所出君諸侯至第五世大夫至第三世則奉別子爲世祖故傳曰世世祖是人也惟士亦然曾子問記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如之何孔子曰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此宗子謂士宗子爲士而庶子別起爲大夫此大夫身在則以上牲祭於大宗至其子則奉大夫爲祖而不祖士所謂自尊別於卑者也若不世爵則大夫不得常三廟何云世世祖是人四也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其正室皆謂之門子鄭注門子將代父當門者也逸書皇門篇其有大宗門子

茂揚肅德以助厥辟勤王國王家地官師氏養國子以道王制記曰王大子王子羣后之大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國之俊選皆造焉適猶正也適子與門子義同將代父當門故春秋書武氏子書仍叔之子父在子未代從政故錄父以使其子襄六年左傳鄭六卿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是也隋劉炫駮牛宏降服議曰古之仕者宗子一人而已庶子不得進由是先王重適若不世爵則卿大夫之門子何與於宗伯五也古者諸侯以功德懿親受封大夫亦以公族之有功德者受爵諸侯守土故晉欒盈曰得罪於王之守臣（守臣指晉昭公辭於王故曰守臣若謂范鞅則盈與鞅同陪臣也盈何以自稱陪臣獨謂范鞅爲守臣杜注非）大夫守官故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宗

法與封建相雜封建廢諸侯無茅土之封何有於大夫公羊師徒見三家擅魯六卿分晉謂春秋譏世卿不知巨室爲政特人主倒持大柄耳世臣之中若鄭子皮子產子大叔擇賢而代世其卿未嘗世其政以季世之失遂謂世卿非禮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公羊爲此說耳又按節詩家父刺幽王也其詩曰尹氏大師常武詩云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正義曰此時尹氏當是尹吉甫也至春秋之世天子大夫每有尹氏見於經傳以此知天子世大夫也據序云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毛傳曰尹氏掌命卿士正義釋以春官內史王命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按內史中大夫耳詩亦謂之尹氏逸書和寤篇武王伐紂厲翼于尹氏八

士武席篇尹氏八士大師三公咸作有績是周初已有尹氏周卿士多矣獨尹稱氏義不可曉要之春秋書尹氏與詩稱尹氏同如公羊說王命尹氏何以不稱名且吉甫賢大夫也不同節之刺尹氏豈亦譏世卿乎此又見公羊說未足據

秋武氏子來求賻左氏曰王未葬也公羊曰喪事無求求賻非禮也穀梁曰歸死者曰賵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

桓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左氏曰非禮也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公羊曰王者無求求車非禮也文九年傳同穀梁曰古者諸侯時獻于天子以其國之所有故有辭讓而無徵求求車非禮也求金甚矣文傳同

徵曰地官土訓職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惠氏士奇禮說說以春秋曰王者有求之之道無其道則不書於經書求者明有求之之道而失焉者也列國相弔賻以桼貢周有大喪魯不歸賻其罪大矣鄭輸晉幣毁垣納車魯不納幣故周使來求其譏亦在魯荆揚之貢惟金三品金非魯地之產非其地而求之是土訓失其職也自文公以後王使來求絶不復見天王之命不能復行於諸侯矣大詔謹按求猶徵也齊桓責楚曰爾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寡人是徵徵與求義同春秋於乞師乞盟書曰乞於求賻求車求金書曰求蓋周之舊典惠說非無據矣

四年夏公及宋公遇于清左傳正義曰曲禮諸侯未及期相

見於隙地曰遇周禮冬見曰遇與此別公羊注曰古者有
遇禮爲朝天子若朝罷朝卒相遇于塗遇者爲主過者爲
賓稱先君以相接所以崇禮讓絕慢易也朱氏瑋曰曲禮諸侯未及期相
見曰遇相見于隙地曰會此說合爲一彼鄭注已引公羊傳云云但當在此節之下非以證冬遇也疑今注疏本誤
徵曰昭二十五年公羊傳云以人爲菑以幦爲席以鞍爲
几以遇禮相見此遇禮之存者
五年春公矢魚于棠左氏曰非禮也且言遠地也公羊曰譏
遠也穀梁曰禮尊不親小事卑不尸小功魚卑者之事也
公觀之非正也
語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講罛罶取名魚而嘗
之廟周頌潛序曰季冬薦魚春薦鮪也月令季春之月天

子始乘舟薦鮪于寢廟季冬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
乃嘗魚先薦寢廟白虎通曰王者不親取魚以薦廟故親
行今本說見潛正義是天子諸侯古有觀魚之禮周之春即夏之
冬譏遠地可也譏非禮於禮不合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左氏曰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
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夫舞
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故自八以下公從之於是初獻六
羽始用六佾也公羊曰譏始僭諸公也六羽之爲僭奈何
天子八佾諸公六諸侯四穀梁曰穀梁子曰舞夏天子八
佾諸公六佾諸侯四佾初獻六羽始僭樂矣尸子曰舞夏
自天子至諸侯皆用八佾初獻六羽始厲樂矣

徵曰周官之法天子諸侯有與卿大夫士絕者則於五等中分爲九七五三等有與卿以下共者則五等無差降樂天子宮縣諸侯同軒縣是也如公穀說上公既與侯殊等則降殺以兩諸侯四佾諸伯當二子男無舞於禮未有聞也郊特牲記曰八佾以舞大夏諸侯之僭禮也以八爲僭則五等同用六佾可知左氏於禮合

何注天子八人爲列八八六十四法八風諸侯六人爲列六六三十六人法六律諸侯四人爲列四四十六人法四時杜與何同服注以用六爲六八四十八大夫四爲四八三十二士二爲二八十六按白虎通曰八佾者以八人爲行列八八六十四也諸公六六爲行列諸侯四四爲行列

此傳所本蔡氏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每佾八人皆服冕而執戚與服同據襄十一年左傳鄭人以女樂二八賂晉侯佾佾用八故云二八當從蔡服說

杜注萬舞也何注言佾則干在其中婦人無武事獨奏文舞羽者鴻羽也所以象文德之風化疾也范注夏大也大謂大雉大雉翟雉餘與何同詩簡兮方將萬舞毛傳曰以干羽為萬舞箋云萬舞干舞（注疏本作干羽誤依正義）也正義釋傳曰萬者舞之總名干戚與羽籥皆是故云以干羽為萬舞釋箋曰知萬舞為干舞不兼羽籥者以春秋公羊曰籥者何籥舞也萬者何干舞也羽籥相配之物則羽為籥舞不得

爲萬也以干戚武事故以萬言之羽籥文事故指體言籥耳若萬舞幷兼羽籥則碩人故能籥舞下無爲復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明此言干戚下言羽籥毛傳以干羽爲萬舞失之呂祖謙曰干舞武舞之別名籥舞文舞之別名羽舞萬舞者文武舞之總名春秋書萬入去籥言於文武二舞中去其有聲者故去籥左傳言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婦人之廟不宜獨用武舞大部謹按古人名舞曰萬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月令仲春之月上丁命樂正習舞釋菜仲丁又命樂正入學習舞小正言萬月令言舞同故鄭分屬宮那三詩並言萬舞干武舞也夏官司干祭祀授舞者兵是羽文舞也地官舞師有羽舞是或言籥舞各指其一器

言故明堂位記曰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
大夏武武舞夏文舞其總名則曰萬春秋書萬入去籥萬
入者舞人與舞器入也去籥者獨舞干戚以卿佐之喪稍
殺其節耳非惡其聲聞也說見本條舞文武並用故樂記曰及
干戚羽旄謂之樂又曰鐘鼓管磬羽籥干戚樂之器也又
曰動以干戚飾以羽旄毛傳以干羽爲萬舞證之於禮皆
合自公羊以萬爲武舞鄭沿其誤故箋詩注禮記文王
世子並用其說不知簡兮首章曰方將萬舞言公庭將舞
也次章言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詠碩人之善舞也若如箋
說則公庭之上祗用武舞何爲言籥翟正義申箋駁傳乃
云碩人本能籥舞何須復言執籥秉翟按碩人卽多才能

豈能一人之身為文舞又為武舞知其說為不通矣何云婦人無武事故獨奏文舞則閟宮那何以獨言萬舞豈祭先妣不用武舞祭先祖不用文舞乎知其說亦不可通惟萬為舞名故左氏曰將萬焉與小正同羽數猶佾數以經言羽故云羽數耳如何鄭說左氏豈得上言萬下言羽穀梁言夏者天官序官夏采鄭注夏采夏翟羽飾禹貢徐州貢翟羽染人職秋染夏注染夏者染五色謂之夏者其色以夏狄（翟狄古字通）為飾禹貢曰羽畎夏狄是其總名其類有六曰翬曰搖曰鷂曰甾曰蹲其毛羽皆備成章爾雅曰狄羽也即舞師之羽舞以其備五采謂之夏以其為五采之羽故謂之翟亦謂之羽穀梁言夏與左氏言羽義同范訓

爲大不辭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何注公羊曰叔姬者伯姬之媵也至是乃歸者待年父母國也婦人八歲備數十五從昏二十承事君子

徵曰與議曰姪娣十五以上能共事君子可以往二十而御易曰歸妹愆期遲歸有待娣必少於適知未二十而往也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左傳初戎朝於周發幣於公卿凡伯不賓注朝而發幣於公卿若今計獻公府卿寺

徵曰聘禮於歸饔餼後賓朝服問卿卿受于祖廟下大夫

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庭實設四皮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賓東面致命大夫階西再拜稽首賓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擯者出請事賓面如覿幣賓奉幣庭實從入門右大夫辭賓遂左庭實設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西面賓稱面大夫對當楣北面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而立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又曰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於賓行後大夫覿賄如其面幣禮經所載賓問大夫大夫賄賓如此賓之問幣皆公物記曰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齎以皮馬夏官校人凡國

之使者共其幣馬以其爲聘君之幣故大夫必再拜稽首受之異於面幣之爲私物也魯語吳子使來好聘賓發幣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徹俎而晏發致也見呂覽報更篇高注謂致幣於公卿也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亦致也徹俎者徹饗之折俎也饗禮獻用爵故曰爵之既卒也卒饗徹俎乃說屨升堂坐故曰晏凡伯不能以禮待戎故曰不賓周語定王使劉康公聘于魯發幣于大夫晉羊舌肸聘于周發幣于大夫是聘皆致幣覲禮疏引服注云戎以朝禮及公卿大夫發陳其幣凡伯以諸侯爲王卿士不修賓主之禮敬報于戎是以戎伐之于楚丘亦據聘禮爲說杜不引禮以注疏矣

八年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庚寅我入祊左傳鄭伯請釋泰山之祀而祀周公以泰山之祊易許田三月鄭伯使宛來歸祊不祀泰山也正義曰定四年傳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有閻之土猶魯之許田也相土之東都猶鄭之祊邑也鄭近京師無假朝宿魯近泰山不須湯沐各受其邑衞以道路並遠故兩爲之王制曰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於天子之縣內視元士然則朝宿之邑亦名湯沐但向京師主爲朝王從王巡守主爲助祭隨事立名朝宿湯沐互言之耳劉炫云別有許邑邑自名許非因近許始名爲許公羊曰邴者何鄭湯沐之邑也天子有事於泰山諸侯皆從泰山之下諸侯

皆有湯沐之邑注禮四井爲邑邑方二里東方二州四百二十國凡爲邑廣四十里袤四十二里取足舍止共槀穀而已穀梁曰邴者何鄭伯所受命于天子而祭泰山之邑注諸侯有大功盛德于王室者京師有湯沐之邑泰山有湯沐之邑所以共祭祀也魯周公之後鄭宣王母弟若此有賜邑其餘則否許愼曰若今諸侯京師之地皆有朝宿之邑周有千八百諸侯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不合事理

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公羊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諸侯時朝乎天子天子之郊諸侯皆有朝宿之邑焉曷爲謂之許田繫之許也曷爲繫之許近許也此邑也其稱田何田多邑少稱田邑多田少稱邑注宿者先誠之辭古

者天子邦畿千里遠郊五百里諸侯至遠郊不敢便入必先告至由猶同如他國至竟而假途也皆所以防未然謹事上之敬也王者以諸侯遠來朝亦加殷勤之禮捿之爲告至之須當有所住止故賜邑於遠郊其實天子地諸侯不得專也穀梁曰許田者魯朝宿之邑也祊者鄭伯所受命而祭泰山之邑也用見魯之不朝於周而鄭之不祭泰山也疏先儒解左氏者皆以爲鄭受天子祊田爲湯沐之邑後世因立桓公武公廟故謂之泰山之祀

徵曰閟宮之頌僖公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箋云常或作嘗在薛之旁春秋魯莊公築臺于薛是與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按鄭以魯之常

邑無文可證故破常爲嘗云是與者亦疑而不敢定今按齊語桓公反魯侵地棠潛管子小匡篇棠作常則常即棠也隱五年公矢魚于棠棠爲魯邊邑故左氏以爲遠地棠常聲相近棠邑之爲常邑猶常棣之爲棠棣小雅常棣之華漢書杜鄴傳魏志趙王傳陳思王傳宋書武三王傳盧陵王傳彭城王傳文選求通親親表並作棠頌言居許是許爲魯竟內地非助祭泰山之邑晏子雜上篇景公伐魯傅許得東門無擇是魯有許邑也詩之許非春秋之許括地志許田在許州許昌縣南四十里有魯城周公廟在城中今開封府許州西南有魯城此其地劉光伯云地自名許非因近許而名許田是也許國字本作鄦說文鄦炎帝大嶽之允甫侯所封在潁川從邑無聲史記鄭世家鄦公惡鄭于楚字

正作鄉兩字本別覲禮天子賜舍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父舍鄭注賜舍猶致館也未受朝先賜舍道路勞苦且使即安也禮經但言賜舍王制亦云方伯爲朝天子皆有湯沐之邑但云方伯不聞諸侯皆有也禮經多言宿賓鄭於冠禮注曰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鄉飲鄉射並云速賓注速召也少牢注宿讀爲肅肅進也是宿乃主人所以進賓非先誡之辭朝宿謂因其來朝而賜以解止之處與賜舍同湯沐猶漢百官有洗沐百官治事故五日一洗沐諸侯入王道路風塵故賜以湯沐朝宿湯沐互文孔正義說是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鄭云畿內近郊小行人亦云諸侯入王則逆勞于畿遠郊五十里

近郊三十里不間諸侯於五百里告至於王也諸侯各分其國故聘禮云若過邦使次介假道天子以四海爲家諸侯入王何得以假道比之王制說湯沐之邑曰視元士天子元士視附庸在五十里以下諸侯毋賜以方四十里之邑誠如異義所云盡京師之地不足以容故何以四井爲邑解之若然則許祊不過方二里爲鄭何必相易何注均失之邑與田通稱春秋書汶陽田濟西田沂西田鄆讙龜陰田許田猶許邑耳公羊分田多邑多春秋亦無此例

何注隱傳曰巡猶循也守猶守也循行守視之辭亦不可國至人見爲煩擾故知四嶽足以知四方之政而已尙書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遂覲東后協

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嶽如岱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嶽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嶽如西禮還至嵩如初禮歸格于禰祖是也疏皆堯典文

徵曰尚書無還至嵩如初禮之文此何以意增之而不知其不可通也唐虞四嶽東岱西華南衡北恆是也周之嶽山爲西嶽爲五嶽釋山云河南華河西嶽河東岱河北恆江南衡是也嵩高之名始於漢武周尚不以爲中嶽何有於唐虞史記五帝紀白虎通巡守篇說苑脩文篇引尚書俱無中岳之文惟封禪書郊祀志始云中嶽風俗通山澤篇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彼自據東京言唐虞都

冀州嵩高不在畿內安得云還至嵩徐不察漫云皆堯典文疏突說五嶽者多與義釋山首列華嶽岱恆衡末云泰山爲東嶽華山爲西嶽霍山爲南嶽恆山爲北嶽嵩高爲中嶽一篇之中其名兩岐鄭注大司樂云五嶽岱在沇州衡在荆州華在豫州嶽在雍州恆在并州與釋山前一說同注大宗伯云東曰岱宗南曰衡山西曰華山北曰恆山中曰嵩高山與後一說同近人邵氏晉涵爾雅正義曰華嶽岱恆衡爲周時五嶽之名周以嶽山爲西嶽則華山當爲中嶽故郭注但云華陰山不以華爲西嶽漢初傳爾雅者於篇末增嵩高爲中嶽之文大史公首述其言風俗通說文俱沿其說何休注公羊白虎通引尚書大傳俱有嵩

高之說皆誤以漢制爲古義而金氏鶚求古錄則曰東岱西華南衡北恆四嶽之名歷代所不改惟中嶽非巡守朝會之所特爲帝都之鎭故中嶽常隨帝都而移唐虞及夏都在冀州之域以霍大山爲中嶽禹貢至于岳陽又曰至於大岳皆爲霍大山也殷湯都西亳在豫州之域故以嵩高爲中嶽周武王都鎬在雍州之域當以嶽山爲中嶽嶽山卽禹貢岍山以其爲中嶽故專稱嶽猶霍大山爲中嶽而專稱岳也華山仍爲西嶽乃西方諸侯朝覲之所與東岱南衡一例爾雅九州與禹貢職方不同說者以爲殷制可知釋山篇末所載五嶽有嵩高無嶽山爲殷制矣其稱首云河南華者釋周之五嶽而殷之五嶽載於篇末蓋此

五嶽雖殷制而東周以後亦因之故始西周而終東周也邵說尚非確解大部謹按釋山篇首所列其東南西北據大河言故衡山別之曰江南篇末所列據中州言嵩居天下之中故曰中嶽並不據帝都所在若謂中嶽之名隨帝都而移則周都鎬華與岱均在都東不得以華爲西嶽周初在雍州之域以嶽山爲中嶽東遷在豫州之域何不聞以嵩高爲中嶽漢都長安亦在雍州之域何獨以嵩高爲中嶽知中嶽不隨都而改邵謂篇末之五嶽爲漢人附益其說郅確職方氏備列九州山鎭於豫州云其山鎭曰華不言嵩高昭四年左傳四嶽三塗陽城大室荊山中南九州之險大室即漢之嵩高若周以嵩高爲中嶽司馬侯何

何別大室於四嶽之外而與陽城中南並言崧高毛傳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漢初本不言五嶽嵩高禹貢謂之外方周語謂之崇山地理志曰穎川郡崈高縣武帝置以奉大室是謂中嶽有大室山少室山廟志明言武帝置言是爲中嶽是漢武始定以嵩高爲中嶽說文崇山大而高也崇高非中嶽之專稱故郭於山大而高崧注云今中嶽崧高山蓋依此得名是郭亦不以崧高爲定名崇崈字同宣元年春秋晉趙穿帥師侵崇釋文云本亦作崈顏注地理志曰崈古崇字耳嵩崧俱別體字鄭兩注不同而雜問志曰周都豐鎬故以吳嶽爲西嶽周家定以嶽山爲西嶽不數嵩高此鄭定論也

何注桓元年傳曰時朝者順四時而朝也緣臣子之心莫不欲朝朝莫夕王者與諸侯别治勢不得自專朝故即位比年使大夫小聘三年使上卿大聘四年又使大夫小聘五年一朝王者亦貪得天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述其職故分四方諸侯爲五部部有四輩輩主一時孝經曰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尚書曰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是也

徵曰說朝制者多異義大宗伯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鄭注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疏春東方六服當朝之歲盡來朝夏南方六服當宗之歲盡來宗秋西方六服當覲之歲盡來

覲冬北方六服當遇之歲盡來過大行人注及疏同又鄭注堯典曰四朝四季朝京師也此即何注㫖主一時之說也昭十三年左傳則云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閒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正義曰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如彼文六年諸侯一時朝王即此再朝而會是也傳與尚書正合而周禮不載此法大行人云侯服歲壹見甸服二歲壹見男服三歲壹見采服四歲壹見衛服五歲壹見要服六歲壹見先儒說周禮者皆以為六服諸侯各以服數來朝與此傳無由得合周禮毋歲一見惟言貢物何必見者即是親朝或當遣使來耳又文十五年傳正義引此傳曰歲聘閒朝

是諸侯朝天子之法尚書孔傳云六年一朝會京師是謂朝而會周之正禮大行人所云或遣臣來除此貢物之外別有朝會之禮謹按顧命曰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成王崩在夏四月如鄭說其時但有南方六服何言東西且六服有遠近不能使一方同時盡來則以東南西北配春夏秋冬說不可從東晉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謂來朝京師非會也大行人於侯服歲壹見以至六歲壹見因其道之遠近節其年之疏數二歲三歲四歲五歲六歲謂第一歲第二歲第三歲第四歲第五歲第六歲非每歲也見謂諸侯見天子因見而有貢物非遣使來正義欲以周官左傳與僞尚書和合爲一此

必不可強通者也今按大行人所列定其年限也大宗伯所列分其時限也如侯服一歲一見於春來則曰朝於夏來則曰宗於秋來則曰覲於冬來則曰遇下至甸男等五服議然蓋六服地有遠近既定其年之疏數即因其來之早晚而別其名覲亦朝也故禮經曰覲大行人疏引鄭志云朝覲四時通稱故覲禮亦云朝是也而覲禮疏引鄭目錄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曲禮正義亦云宗依朝遇依覲說禮有繁省之殊則是東南六服禮備而西北從省書不然又覲禮諸侯前朝受舍於廟注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備其來之心猶若朝也然則禮經何以但有覲而無朝皆鄭未定之論當以答問志四時通稱為定說發

與言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與僞周官六年五服一朝人六年王乃時巡制同唐虞五載一巡故分四年來朝馬王以爲四面朝於方嶽之下則上文已言肆覲東后言周制十二東后則三方可知無須再言四面朝於方嶽

年故分六年年數雖殊其制不異一盡也皆也畢也謂六年則五服畢朝也至十二年要服當朝之歲則因時巡卽四面朝於方嶽之下至巡守之明年又從侯服起至六年要服而畢若左氏所述皆諸侯自相朝聘之法昭三年傳子大叔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此云每歲聘彼云三歲此云三歲朝彼云五歲此云六歲會十二歲盟彼但云有事云不協則無定期蓋叔向因齊人不肯盟故舉數者言大叔因會少姜之葬故舉疏者言意各有在其言明王之制猶聘義云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兩傳所述皆朝聘盟主與周官之法無與

曲禮記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摯于朝受享于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殺氣質也朝者位于內朝而序進覲者位于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于依宁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正義釋注曰內朝謂路門外朝也對皋門內三槐九棘之外朝故稱內朝崔云諸侯春夏來朝各乘其命車至皋門外陳介天子車在大門內傳辭既訖則乘車出大門下車若升朝之時王但迎公自諸侯以下隨之而入更不別迎入至大王廟內天子還服朝服于路門之內諸侯更易朝服執摯而入應門而行禮故王當宁而待諸侯次第以進若燕氏之

義則朝無迎法惟饗有迎諸侯之禮謹按此記文意不明
夏官司士職掌朝儀之位王南鄉三公北面東上孤東面
北上卿大夫西面北上王族故士虎士在路門之右南面
東上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南面西上此每日
視朝之位但有公孤無諸侯秋官朝士云右九棘公侯伯
子男位焉此大詢衆庶於外朝非常朝之法今記所說若
是每日常朝安得有諸侯若諸侯來朝安得於治朝古者
天子諸侯常朝但揖羣臣至治事之處皆於治朝之左右
故玉藻云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至議大
疑圖大政則於燕朝左傳云晉人謀去故絳韓厥從公立
於寢庭是也故司士職於列羣臣位後云司士擯孤卿特

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王還揖門左揖門右大僕前王入內朝皆退王見羣臣時位當宁釋宮云門屏之閒謂之宁蓋在應門內之廷廷之有宁與堂之有依皆天子諸侯立處當宁而立是每日常朝之位與見諸侯無與覲禮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閒左右几天子袞冕負斧依嗇夫承命告于天子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擯者謁諸侯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郊特牲記覲禮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朝覲通稱耳非覲禮外別有朝禮也注謂春夏受贄於朝受享於廟鄭賸記文而以意說之耳於禮無文覲禮於受贄後

卽云四注云四當爲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所有是受摯與受享皆在廟故大行人云上公之禮廟中將幣三享侯伯廟中將幣三享子男廟中將幣三享將幣卽授摯六王迎謂之幣故小行人云合六幣且摯重而享輕未有摯受於朝而享反受於廟者朝無迎法夏官齊僕職掌馭金路以賓朝覲宗遇饗食皆乘金路各以其等爲車送逆之節疏云因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卽有乘金路迎賓客之法然則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也非以六字平列熊賈得之朝禮主乎嚴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逆大行人所云朝位賓主之閒經但混言之不分別言之說者據此遂謂朝有

迎法非也又按屏之設處說亦不同李巡注釋宮曰門屏之閒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宁孫炎曰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宁立處也曲禮正義曰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江氏鄉黨圖攷謂路門內不見有屏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此皆謂設之於朝若廟惟天子有屏諸侯無之近人胡培翬曰覲禮侯氏再拜稽首出句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言既出乃自屏南適門西於是遂入門左也若以屏爲在廟門內則自屏南適門西乃是出門非入門矣下何以接云遂入門左惟金鶚求古錄曰天子外屏出於禮緯不足信凡門皆有屏惟皋門無之應門內有屏故宁在

門屏之間門即應門也大部謹按金說近之門屏之間曰宁謂人君所宁立處故名屏曰宁非別有一物名宁人君朝見羣臣負屏而鄉故曲禮云當宁當依覲禮云負斧依依在牖戶之間王背之而立於其中宁亦如之故曰門屏之間間即中也戶牖之間據東西言（戶東牖西）門屏之間據南北言（門在南屏在北）若屏在門外而曰門屏之間詎王見諸侯出在應門外乎吳語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韋注屏寢門內屏也王北向夫人南向若屏在門外則越王與夫人隔門而語無是理也據韋注則路門內有屏應門內皋門內並有之應門內之屏天子日視朝所立處皋門內之屏天子大詢眾庶時所立處惟廟門內無屏蓋覲

不下堂天子負依而見諸侯惟饗食諸侯有以東送逆之法故設於門外不得泥自屏南適門西一語概謂屏皆在門外如其說曲禮何以謂之當宁若云宁在門外天子南向當之豈當依亦可解爲南向當之乎有以知其說之非矣

左傳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嬀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鄭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何以能育注逆女必先告祖廟而後行楚公子圍稱告於莊共之廟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曰先配後祖多有異說賈逵以配成夫婦也禮齊而未配三月廟見然後配按禮親迎之夜衽席相連不

待三月鄭衆以配爲同牢共食先配而後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按昏禮婦入門即設同牢之饌其間無祭祀之事先祭後食禮無其文鄭玄以祖爲軷道之祭先爲配食而後軷道言未去而先配按傳既言入於鄭鄭乃云先配後祖豈是未去之事若未去先配則鍼子在陳譏之何須云送女此三說皆滯故杜引公子圍告廟之事此時忽父見在討告廟以否當是莊公之事而譏忽者公子圍亦人臣也而得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不言稟君命知逆者雖受父命當自告廟且忽先爲配合而後告祖見其告祖方始譏之知忽自告祖也或可鄭伯爲忽取妻先逆而後告廟鍼子而後譏之公子圍告廟者權自由耳儀禮通解曰

此說於儀禮及白虎通不同疑左氏不足信或所據者當時之俗禮非先王之正法也

徵曰白虎通嫁取篇云取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故朱子疑傳按彼下文曰遣女於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也不敢自專故告禰也夫嫁女者重以先人之遺體予人故告禰取婦以著代將爲先祖後而不告廟禮不其然班見士昏經但有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無告廟之文故肒爲此說禮婦入必三月然後廟見稱來婦誠所謂不必安也夫取者不敢必其成婦嫁者又何敢決其必能爲人婦何以取者不告而嫁者告非禮意也按昏禮記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

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禮卜筮皆於廟門闑西閾外安知卜後不告郊特牲記曰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曲禮記曰齋戒以告鬼神若不告廟何須齋戒若無此禮記豈虛言文王世子記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取妻必告鄭注告告於君也旣告君必先告廟按鄭意亦謂取妻不告廟故注曲禮告鬼神說以昏禮女家主人筵几於廟說左傳以祖爲祖道疑非是齊詩曰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毛傳曰必告父母廟箋云取妻之禮議於生者卜於死者此之謂告按士昏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祀人子無自主昏之禮何須云必告父母知告爲告廟毛與禮合卜者卜於守龜豈得親卜於告廟箋說均非

特傳所云祖非告廟之謂告廟在親迎以前祖在婦至以

後謂告至於祖也昏禮曰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曾子問記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又曰女在塗而

女之父母死是古本有越國而取之禮必至主人親說婦

之纓而後爲夫婦在塗則不相見也禮自親迎以後壻御

婦車授綏姆辭不受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壻乘

其車先俟於門外婦至主人揖婦以入是婦未至以前婦

車與壻車各行取於國中如是知取於異邦亦如是禮后

妃踰閾必乘安車輜軿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進退則鳴玉

環佩內飾則結紐綢繆野處則帷裳壅蔽今忽在塗而成

夫婦是先配也故傳紀其日曰辛亥以嬀氏歸甲寅入於

鄭辛亥至甲寅四日謂四日之中已祔廟相連也春秋於內逆女必書夫人至者以夫人至告於廟也聘禮使者歸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大夫受命出疆倘行告至之禮況取婦將以承先祖後反不告廟乎忽已成夫婦而始告是誣其祖矣此其事鄭人不知惟送女者在塗獨知之耳故鍼子至鄭而後譏之傳意本甚明杜誤以祖爲告廟故說之不明先後鄭及賈說正義駁甚當

九年春天王使南季來聘穀梁曰聘問也聘諸侯非正也注周禮天子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閒問以諭諸侯之志歸脤以多諸侯之福賀慶以贊諸侯之喜致禬以補諸侯之災許慎曰禮臣病君親問之天子有下

聘之義傳曰聘諸侯非正甯所未詳

徵曰自博士作王制云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禮家遂以聘爲諸侯施於天子之禮非也凡諸侯之邦交曰聘秋官大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鄭注聘義曰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曲禮記諸侯使人問於諸侯曰聘昭三年左傳令諸侯三歲而聘是也天子使人於諸侯曰聘大宗伯時聘曰問殷頫曰視大行人則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結之曰王之所以撫邦國諸侯者歲徧存三歲徧頫五歲徧省此天子聘諸侯之禮也故小行人云使適

四方協九儀賓客之禮籍朝覲宗遇會同君之禮也存頫省聘問臣之禮也君之禮謂諸侯所以事君之禮臣之禮謂天子所以撫諸侯之禮疏沿注說乃云存頫省三者天子使臣撫邦國之禮聘問二者諸侯使臣於天子之禮按大行人明云聘問以諭諸侯之志如賈說則經文當云存頫省臣之禮不當連言聘問旣聘問與存頫省並舉明五者皆天子撫邦國之禮何必以一臣字强分爲兩解典瑞琬圭以治德以結好琰圭以易行以除慝結好卽時聘以結諸侯之好也除慝卽殷頫以除邦國之慝也惟爲天子撫邦國之禮故二圭掌於典瑞天子使人執之以將事於諸侯上文云珍圭以徵守以卹凶荒注珍圭王使之瑞節

王使人徵諸侯憂凶荒之國則授之執以往致王命焉如今使者持節矣凡瑞節歸又執以反命是琬圭琰圭與珍圭同為王使之瑞節此注乃云諸侯使大夫來聘既而為壇會之使大夫執以命事焉除懸亦於諸侯使大夫來頫既而使大夫執而命事於壇按聘禮於饗食後使大夫皮弁還玉於館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繅北面宰自公左受玉聘義云既聘而還圭璋司儀亦云還圭如饗食之儀惟玉為本國諸侯之玉故禮有還圭之節若大夫來聘王使典瑞出以授之豈大夫來無所執以為瑞節而待典瑞授以命事且既使典瑞授圭則禮畢大夫當還圭於典瑞司儀亦當有授大夫圭一節此皆禮文所無鄭誤以聘為諸侯

使人於天子故以意增成其說耳聘禮記曰所以朝天子圭與繅皆九寸繅三采六等朱白蒼與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繅皆三采三就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記又曰問諸侯朱綠繅八寸典瑞瑑圭璋璧琮以頫聘禮經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分別裁然然則典瑞玉人所云頫聘皆指諸侯自相頫聘於王朝無聘法諸侯使人於天子則小行人所云令諸侯春入貢秋獻功左傳齊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僖十二年晉韓起曰晉士起將歸時事於宰旅注時事四時之職貢是也襄二十六年春秋書天王聘者七本年南季七年凡伯桓四年渠伯糾五年仍叔之子八年家父僖三十年宰周公宣十年

王季子書如京師者四僖三十年公子遂文元年叔孫得臣宣十年仲孫蔑襄二十四年叔孫豹於天王使人於魯曰聘於魯使人於周曰如京師雖內大夫出使皆書如某不言其事而於周固大書曰天王使某來聘元趙氏汸曰周禮諸侯於天子有見有貢無聘問於天子言聘東遷以後失禮之辭自左氏言王使來徵聘孟獻子聘於周宣九年與周語云王使單襄公聘於宋遂假道於陳均非事實穀梁以聘諸侯爲非正蓋西京時周官儀禮未行故有此說作王制者沿其誤而春秋之典禮晦幷大宗伯大行人典瑞諸職言聘義亦晦范能正傳失其識卓矣

十有一年春滕侯薛侯來朝公羊曰其言朝何諸侯來曰朝

大夫來曰聘穀梁曰天子無事諸侯相朝正也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之邦交世相朝也左氏謂凡諸侯即位大國聘焉小國朝焉成十八年公如晉朝嗣君也昭十二年齊侯衞侯鄭伯如晉朝嗣君也襄六年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七年小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二十一年曹武公來朝始見也此世相朝之法王制云天子無事諸侯相見曰朝左氏亦云諸侯閒於天子之事則相朝也此無事相朝之法據聘禮記云久無事則聘焉是諸侯邦交但有聘而無朝法

左傳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正義曰覲禮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同姓西

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似朝覲不以爵者但朝覲寶以爵
同同位就爵同之中先同姓後異姓若盟則爵雖不同先
同姓也其王官之伯臨諸侯之盟雖羣后咸在常先同姓
故此言宗盟耳取重宗之事以諭己也取譬之事聊舉一
邊
徵曰鄭覲禮注曰言諸侯來朝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人
覲不得並耳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寡
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疏引服注云
爭長先登授玉此位在門外引之者以其在先即先登外
內同故引以爲證謹按鄭引春秋傳者取證一偏耳當以
孔說爲正司儀王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公於上等侯伯

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奠圭以爵不以姓康王之誥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哀十三年傳亦云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于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于伯禮經所云者次位非朝位注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者天子使掌次爲之次在應門外左右待事之處前朝者前覲於王之一日也其入覲時當依四傳擯之法注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不以同異姓爲等且諸侯覲天子與自相朝亦別覲奠圭於階下升致命王受之玉諸侯相朝旅擯迎賓三揖至於階三讓升當楣再拜至乃授玉於中堂無兩賓並行禮之法滕薛所爭者爭授玉之先後

魯不欲先辟故折以宗盟之禮據定四年傳踐土載書曰晉重魯申衞武蔡甲午鄭捷齊潘宋王臣莒期先姬姓而上公之宋列後若僖二十八年春秋則仍依國大小而蔡鄭列後滕辟俱侯爵就同爵之中先同姓就同姓之國則後異姓正義云聊舉一邊是也

左傳宋公不王鄭伯爲王卿士以王命討之伐宋

徵曰小行人云凡諸侯入王則逆勞於畿鄭司農注入王朝於王也春秋傳曰宋公不王又曰諸侯有王莊二十二年傳又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鄭云王事以王之事來也詩曰莫敢不來王孟子曰諸侯有王當是逸孟子是諸侯朝王謂之王與周官合

左傳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正義曰周禮天子六卿天官大宰諸侯則并六爲三而兼職焉魯三卿無大宰羽父名見於經已是卿矣而復求大宰蓋欲令魯特置此官以榮己耳

徵曰大宰一官見於諸國非卿也成六年晉侯使羅茷如楚報大宰子商之聘也注楚公子辰楚以令尹司馬爲卿大宰蓋散位從卿以公子爲之襄十一年鄭人使良霄石㚟如楚楚人執之十三年石㚟言於子囊曰止鄭一卿注謂良霄則大宰非卿甚明又成十四年宋向帶爲大宰魚府爲大宰在司寇下宋六卿右師左師司徒司馬司城司寇是諸侯之大宰少宰與周制名同實異魯亦當有大宰

特其人不見經傳耳但羽父已列爲卿不當復求大宰或

魯制司徒兼冢宰爲執政所求在此與未敢肊說